

趣说“兔”地名

□ 王婉若

兔，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四位。兔子外形独特，性情温和，体态乖巧，动作灵敏，与人类的生命、人们的美好希望密切相关，因而在人们的心目中，兔子被视为吉祥之物，是可爱善良的象征。自古至今，人们都习惯将动物引入地名，“兔地名”虽不及龙、虎、牛等生肖多，但与“兔”结缘的地名也遍布我国大江南北。

“兔地名”虽然与名山大川、省市县区称谓无缘但各省市不少景点皆可见之，而且这些地名颇能体现兔子小巧、生命力强、分布广的习性。如河北阜平的“兔沟”，山西介休之绵山的“兔桥”，山东淄博的“避兔崖”，福建厦门的大小“兔屿”，台湾桃園的“兔子坑”，河南淮滨的“兔子湖”，湖北宜昌杨家溪的“兔滩”，新疆巴里坤的“兔子沟”；陕北榆林、神木一带的“兔子”成群：小壕兔、刀兔、补兔、皋兔滩、义吉兔、木独兔、彩兔沟……清末举人臧励和所编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》辑录的“兔地名”有：山西的“兔毛河”，辽宁盖州的“兔儿岛”“兔儿窝寨”，黑龙江的“兔渡河”，浙江雁荡山的“玉兔峰”，安徽桐城的“白兔河”，湖南衡山的“兔子岩”、新化的“兔子界”，广东番禺的“兔冈”，陕西神木的“兔毛川”……

形似，是“兔地名”的精髓之所在。如青海地图轮廓更像是一只俯身腾跃的玉兔，美丽的青海湖就是玉兔的眼睛，颇具“兔地名”精髓。有的“兔地名”是因为区域状貌与“兔”形似。如山东崂山的兔子岛，因全岛形如卧着的兔子而得名；福建厦门的大兔屿，也因与兔子形似而以“兔”为名；山西临县的“兔坂”源自外观如兔的地貌“兔廓”；江西修水的“兔形”言村落所处山嘴似兔；湖南醴陵的“白兔潭”东临的澄潭，江中有潭，潭底有白石如兔……有的“兔地名”是借兔子的耳朵、豁嘴、短尾等突出局部。如山西定襄的“兔嘴山”；浙江嵊泗的“兔岛”；海南三亚的“兔尾岭”；辽宁盖州的“兔子牙礁”……而有的“兔地名”则是凭“兔”、“兔儿”整体勾画。如辽宁丹东、黑龙江铁力的“滚兔岭”；山东崂山的“兔子岛”；福建厦门的“白兔屿”……

就其来历而言，有的“兔地名”确有兔影，如江西安远、广东从化的“白兔”，均称早年建村时有白兔出没；江苏句容市的白兔镇，因一个由白兔指引母子相认的故事而得名；山西长治市的东西白兔村，村名则与周朝姬昌的故事有关；四川渠县的“白兔场”，相传汉代皇子狩猎逐兔至此，曾建有“白兔禅院”；贵州，旧时当地人常以生肖或十二地支为名，标记农村集市贸易的固定场期和集市地点，因此在当下的贵州，也不乏村镇以“兔场”为名……而有的则早已兔踪难觅。如吉林临江的“玉兔岭”，乃月宫玉兔为嫦娥治病来此采撷人参、灵芝；四川稻城的“兔儿山”，据说是寓言“龟兔赛跑”的发生地……

据了解，仅从行政村的称谓来看，陕西是“兔地名”最多的省份。只不过，据资料记载，那里的“兔”并非与动物有关，均是蒙古语音译，它们没有实质的意思，可简单理解为“有……的地方”。如位于榆林最北端，小壕兔村所在的小壕兔乡，那里也正是毛乌素沙漠南缘，属风沙半准区，“小壕兔”的意思即为“不大的水草之地”；再如神木市的尔林兔镇，位于鄂尔多斯高原与毛乌素沙漠过渡地带，“尔林兔”即为“生长灌木草丛的地方”。

中国的“兔地名”还有很多，可谓数不胜数、应有尽有，真是妙趣横生。无论这些“兔地名”与兔有无关系，在一定程度上来说，它们都反映着当地历史的发展变迁，也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。

儿子的背包

□ 顾天祥

岁月的老牛不知疲倦地拉着他那时光的牛车，以亘古不变的、悠悠的，又让人感觉是匆匆的步伐，将一年中阳光最短的季节拉到了我们的面前，从今往后，人们开始交冬数九，静待梅香。

一个星期前，眼看一年将尽，遂休了年假，慵懒在家，又恰逢防疫政策刚刚调整，不便出门。一个人在家的我竟觉松散自由，与正常上班相比，竟有霄壤之别。

冬至的太阳越过小东东南方七号楼的楼顶，斜照进我家的阳台，金黄色的光线在客厅、卧室内流淌，照在白色茶几上的光线又反射到我身上，使我的内心顿时雀跃起来，坐在小孙儿吃饭的小凳子上，静静地享受温暖的阳光。

坐在煦和又柔软的阳光里，不觉中又想起古人读书有“三余”的古训，心想，何不在这暖洋洋的走廊里，捧上一本书，那怕做做样子也行，给平日子里忙碌的心灵放个假。

随手拿起放在茶桌上的《幼学琼林》，这是昨天刚从父亲那儿拿回来的，还未入书架，胡乱地翻看着，儿时学习过的内容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。

太阳以我感觉不到的速度在缓慢延伸，射入阳台的光线也在不停地变换着角度，放在圆形瓷桌上的“君子兰”被光线映照出了隽秀的身影。我想揽兰影入怀，但，未能如愿。

全覆盖的5G信号无处不在，就连放在墙角书架上的手机丝毫都不受影响，收到信号以后及时地发出一声清脆的提示音。

起身打开手机一看，原来是妻子发了一张儿子的照片，照片里儿子身穿白色的防护服，背着硕大的迷彩行军包，正在爬楼梯。

原来，在防疫“二十条”政策出台之前，儿子所在的学校将核酸检测不合格的学生隔离在宿舍，一日三餐由后勤人员配送，随着隔离学生的增多，作为学院教师的儿子也加入到送餐队伍中，为了一次性可以送更多的盒饭，儿子再一次背起了军人的行军背包。一背包的盒饭可以解决两三个宿舍的学生用餐，也免去了孩子们吃冷饭之忧。

照片里，身穿羽绒服外罩防护衣的儿子看上去有点肥臃，要不是背着迷彩包，颇像一只放大版的南极企鹅。

硕大的行军包遮住了身材并不矮小的儿子的身体，背包的顶部已越过了儿子的头顶，他右手抓住楼梯的扶手，右腿迈向楼梯，绷紧了的左腿支撑了身体和背包所有的重量。

此刻，我努力地搜索着记忆的数据库里儿子背过的

包。第一次上幼儿园的橘黄色的圆形小书包，一年级的蓝色书包，考上高中时登泰山的旅行包，大学时代的背包以及运动场上的网球包，作为军人参加抗洪时肩抗的沙包，装修房子背过的水泥包，等等。

儿子慢慢长大，背上的书包也由小到大。如今，书包换成工作背包，人生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，从学生转换成军人，又从军人变成大学老师，人生的每一次转换，背包里的责任将增加一份。

孩子，你现在只不过是一名合格的战士又站到了应该站的岗位上了，作为父亲的我希望你将社会、学校、家庭的责任装进背包，勇毅前行！

备年柴火

□ 张学德

过了腊八就是年，小年刚刚过去，指日可待的大年正悄悄走来。为迎接这传统佳节，家家上街赶集，忙着备年货，不就为过一个喜气洋洋、自在自在、红红火火、阖家欢乐的团圆年嘛。

备年货尽人皆知，可备年柴火，年轻人不一定晓得。

备年柴火，始于农耕时代，它很传统，很实在，不是虚妄的旧俗。那鸡肉鱼蛋、蒸馒做糕的烹饪，都离不开柴火。因此，年柴火也是迎年必备。

说起备年柴火，我便想起小时候，我们孩子高高兴兴迎接期盼已久的春节时，大人们却在忙着备年货，备年柴火呢。

我记得父亲备年柴火特有讲究，送灶（祭灶）前就忙活了。他从前就冒着寒冷，踩着冰冻割回家整理后堆放一起的芦柴捆中选两捆短小的芦柴，这是专为年初一到初五准备的柴火。寓意新年伸手就是“财”。

此外，父亲每年都要在黄豆地或拾边地撒点芝麻，留中秋节、过年时让妈妈包芝麻饼、芝麻猪油汤圆给全家人吃。他还有一个用意：将抖落干净的芝麻秸秆保存起来，留待过年烧。我对父亲这种刻意做法不以为意，心想：反正是用它烧锅做饭，什么时候不能烧，非要等到过年？

到了年三十晚饭后，一切差不多拾掇妥当，父亲将收藏的一把把芝麻秸秆抱到锅门口，似对母亲又像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明早就用这“摇钱树”与柴一起烧水煮元宝弯弯顺。”在锅里炒葵花籽的母亲也不搭理，因为这年俗她太熟悉了！

“摇钱树”！这普通的柴火还有这么美好、吉利且富贵气十足的别名。这可是我第一次听说。

柴、摇钱树，因其名字吉利，所以，几乎成了家家人大年初一黎明时分照财神用的首选。主人高举通红明亮的“财神把”在房屋内外照明，希望借此驱散霉运、灾疫，迎来光明富贵、平安喜乐的新一年。

蒸馒头发糕、炸肉圆，需要火力旺、烟少的结实柴火。父亲就用生产队寒天修树分给农户烧火的洋槐树枝。他拖过树枝，搬个树根，拿张凳子，手握斧头，那长满刺，稍不注意就扎着手的洋槐树枝到父亲手上，很快被剁成一截截二尺长左右的小棒。那小棒码放在一起，既整齐又好看。

小棒做柴火引着后，发出呼呼的红蓝色火焰，没有烟，还散发出好闻的香味。

父亲还会锯一些排不上正用的粗树枝，哼哈地劈成尺把长的木材，专为年三十晚一家人守岁和年初一早上烤元宝用火。

大年三十晚上，一家人围坐在泥做的火盆前，边烤火边嗑着喷香的葵花籽，边满怀希望地等父亲发大糕小果压岁糕。那份毫不逊色于西方圣诞夜的温馨、欢乐，我至今印在脑海。

年初一早上，一家人围坐在桌边吃饺子，我帮父亲端出在火盆的余烬中温热的高脖蓝花小酒壶。父亲将面前牛眼杯倒满，呷一口醇香扑鼻的酒，夹一块鱼自斟自饮的满足形象，我依然记得。

父亲虽然作古近四十年，但他生活中的许多言行，包括每年备柴火的俗事都被我陈陈相因地传承下来。每年春节前，便割些芦柴打成一个个小捆，剁些树枝码成堆，静候“爆竹声中一岁除”的春节到来。

几天前，尽管家中早有电气燃气厨具，但保留的土灶，还似无声地催促我挥刀把锯握斧，备一些年柴火，就为营造温情满满的烟火气。在氤氲着腾腾热气，弥漫着馒头喷喷香的土灶前，不仅勾起我刻在骨子里的儿时过年那份美好回忆，也将让人在浓浓年味中嗅得割舍不去的乡愁。

冬夜围炉

□ 李新泉

冬天，吃罢晚饭到睡觉之前这一段时光最惬意的事，莫过于围炉向火。当年，我们家烧火，用的是一个铁丝捆绑的陶盆；烧火用的木柴，是父亲给树木整枝打叉留下的树枝。烧火时，先在陶盆里把树枝搭成棚子状，再在棚子下面点燃一把引火稻草，树枝就呼呼地燃起旺盛的火舌；火舌收敛后，便剩下一盆红堂堂的炭火。这时候我们全家人围着火炉坐一圈，炉火映着大家的脸，泛着红光。漆黑的外面寒风呼啸，屋子里却暖烘烘的，洋溢着温馨。

一天夜晚，我们围坐在炉火旁，火炉里“啪”地爆出一个黄豆来，香气四溢——可能是稻草裹进去的。这香气激活了我们的味蕾。我们知道父亲储藏了一袋老牛过冬的黄豆，便跟父亲说，想烧点黄豆吃。父亲同意了，却只抓了一小把过来。烙黄豆的方法，是把点捻子灯的小铁锅架在火炭上，然后放进黄豆，用一根木棍来回翻动，很快便有叭叭地炸响声。黄豆炒熟了，我们每人也就分得十多粒。由于吃得未尽兴，我们说再烧一锅吧。父亲说吃东西不要贪嘴，少吃多有味，多吃少有味。这应该是父亲拒绝了我们的说辞，但后来有了条件再吃炒黄豆时，还真的吃不出那个时候的美味来。

冬夜围炉最适合讲故事。母亲曾在火炉边讲过一个寒号鸟的故事：天气寒冷，有一只寒号鸟，冻得直打哆嗦，它不停地叫着“好冷啊，好冷啊，天亮就造窝！”天亮后，太阳出来，寒号鸟又忘记了寒冷，唱道：“得过且过！太阳下面暖和我！”寒号鸟一直没有造成自己的窝，最后冻死在石缝里。母亲讲完故事时，火炉上的火炭有些萎靡，母亲让哥哥去院子的柴垛上取点木柴续火。一会儿，哥哥拿着两根小树枝进屋，说就剩下这点了。

这时母亲问道，冬天刚过一半，木柴就烧完了，你们说怎么办呢？哥哥说，正好放了寒假，明天我们拾柴去。

第二天，哥哥去西山拾柴，问我去不去，我说太冷了不想去。哥哥骂我道，你就是那个“寒号鸟”。哥哥这一激，我说去就去，我才不当“寒号鸟”呢！

我们拾柴一星期，院角里又长出一座一人高的柴垛来。

冬夜围炉，既温暖了我们的生活，也启迪了我们的心灵。

妈妈的缝纫机

□ 黎坚

从记事起，我就看到家里有一台“飞跃牌”缝纫机。在七八十年代，缝纫机算得上是家里的大物件，妈妈说这台缝纫机岁数比我都大，它是妈妈省吃俭用攒了好几个月的工资才买下的，所以妈妈特别爱护它，每次用完都把它擦得锃锃亮。

妈妈是县造纸厂的工人，虽然不是专业的裁缝，但她心灵手巧，那缝的缝纫手艺不比专业的裁缝差，只看一眼款式就能八九不离十地把衣服做出来。在那个年代，人们一般很少舍得花钱买成衣，多数人家都是扯布料自己做衣服，这样算起来成本低。我们三兄妹从小到大，从里到外穿的都是妈妈亲手做的衣服。

在那个并不富裕的年代，妈妈不仅给家人做衣服，而且靠着一手出色的缝纫手艺给别人做衣服补贴家用，让我们兄妹三人没有过过缺衣少食的生活。我是老么，又是家里唯一的女孩，当两个哥哥上树掏鸟窝，下河捉鱼虾的时候，我就喜欢守在妈妈身边看她做衣服。

那时候觉得缝纫机真神奇，只要妈妈脚一踩，缝纫机就欢快得像发动的小马达，有节奏地发出“哒哒哒、哒哒哒”的声音。在妈妈熟练地操作下，一块块布料像被施了魔法似的变成了一件件好看的衣服。

我时常黏在妈妈身边，一会帮妈妈找线圈，一会收拾掉到地上的碎布，然后学着妈妈的样子用碎布给我的小玩偶缝衣服，有时候玩着玩着竟趴在床沿睡着了。醒来时，发现自己躺在床上，昏暗的灯光下，妈妈瘦弱的背影还在忙碌着。

我也试试缝纫机，可妈妈从来不让我和碰，生怕弄坏了她的宝贝。有一次，我趁妈妈上班偷偷试了一回，可惜手脚并用也没能让缝纫机顺利地动起来，结果还把针头给弄断了，被妈妈拿着鸡毛掸子从家里追到了一百米外的菜园里。

长大后我才理解妈妈的苦心，这不只是台普通的缝纫机，更是家里重要的经济来源，没有它，爸妈微薄的工资如何能供得起三个孩子上大学？

就这样春夏秋冬，年复一年，我们渐渐长大，妈妈也变老了，跟妈妈一起老去的还有这台缝纫机，它再也不像原来那样意气风发，它时不时就闹起“罢工”，还需要更换零件，可妈妈还是悉心照顾着它。我劝妈妈换一台新的缝纫机，妈妈说用习惯了，舍不得。

后来，生活越变越好，我们都在时装店里买衣服，再也不需要穿妈妈做的衣服了，妈妈就用它给孙子、孙女们做肚兜、小背心。渐渐地，孙子、孙女也长大了，妈妈的眼睛也老花得穿不上线，手脚也不那么利索了，再也用不上缝纫机。

之后，我把这台缝纫机移到了杂物房的角落里。在那之前，妈妈把它擦了一遍又一遍，还上了机油，用布把它盖好了才放心。

又过了两三年，为了能腾出更多地方放杂物，我瞒着妈妈把缝纫机搬到街角的垃圾站。仿佛冥冥中注定，恰巧被跳广场舞回来的妈妈看到，又叫人运了回来。当然，我免不了又挨妈妈的一顿数落。

幸好，那台缝纫机后来被乡下来的亲戚要了去，妈妈这才放心。亲戚把它带走时，妈妈还千叮万嘱咐地告诉她要怎样保养它。妈妈目送着亲戚把它运走，就像当年目送我去上大学时，眼里充满了不舍，嘴里还喃喃道：“没有它就没有现在的我们，人不能忘本。”

一生知己是梅花

□ 鲍安顺

杭州西湖孤山，那儿已经不孤，去的人很多，多得让我喘不过气来。可是我感觉人很孤，是我内心很孤。我想，北宋著名隐逸诗人林和靖，在这儿归隐，以梅为妻，以鹤为子，被世人称之为旷世洒脱，超逸大德。可是，我却莫名地为他终生不仕、不娶，而且无子，感觉悲悯。这时，有几位同行女士，非常扫兴地说，看什么墓，来西湖是看美景的？我听了，内心更加孤了，那是内心的感觉，为一千多年前在这儿归隐山林的诗人，感觉惨然心痛。是呀，来孤山的人，大多不是看林和靖墓的，看墓的人中，曾有他的知己，也有我这样的半个知己。

林和靖，也叫林逋，他却不知，他竟然成了许多中国文人的精神向往，至圣至洁，高不可攀。我曾想成为他的知己，可是汗颜不配，是灵魂里少了点什么，还是学识浅薄？我想，古老越国有赠梅风俗，说春秋时越国使节诸发出使梁国，手执一枝梅花为见面礼，向梁王致意问候，可是梁王的臣子韩子却不理解，以为一枝梅花不算什么礼数。南朝诗人陆凯居江南时，给在长安的好友范晔寄去梅花一枝，并附诗云：“折花逢驿使，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，聊赠一枝春。”近代秋瑾写给友人的《菩萨蛮》里也有此意：“聊将心上事，托付浣花纸。若遇早梅开，一枝应寄来。”梅花是赠给知己的最好礼物，可是韩子却不欣赏，他不是梅花的知己。

苏轼去孤山拜访林逋墓，而且在梦里梦见林逋的第二天，有人送来林和靖《自书诗卷》，让他鉴赏。那书卷上写的诗和字，如盛开之梅，一朵朵，轻盈飘逸，他看了推赏备至，不能自抑，于是写下了《书和靖处士诗后》：“先生可是绝俗人，神清骨冷无由俗。我不识君曾梦见，睡子了然光可烛。”那“神清骨冷”，梦里如烛光的清静明眸，说是梦遇，其实是神交，是知己的通达，心灵的契合。我感觉，他与林逋隔空对话，成了知己。我还想，苏轼曾经抱着大肚子问众人，里面装了什么？都说锦绣文章，还有人说满腹经纶，只有他的侍妾王昭云说，一肚子不合时宜！从此，他当昭云如红颜知己，在昭云去世后，还写诗说昭云如梅花，是他的知音。

苏轼是林逋知己，是因为孤山，还有梅和林和靖的

诗和孤坟。那坟不孤，是因为有林和靖的梅诗，还有如苏轼一样喜欢梅，且写梅诗的无数诗人。是呀，人生滚烫，心为梅狂，一世倾情，是林逋所好，也是诗人们所好。难怪世间不仅有林逋的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，还有王冕的“不要人夸颜色好，只留清气满乾坤”，陆游的“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”，瞿秋白慷慨就义前绝笔的“信是明年春再来，应有香如故”，毛泽东的“待到山花烂漫时，她在丛中笑”……梅花成了诗人通达心身的精神光芒，也成了互为知音的代名词。

在孤山，我站在西泠印社前想，梅花真是好，民国文人，即便不是书画家，雅好金石印章的人也不少，如鲁迅、马一浮、郁达夫、叶圣陶、闻一多等，大都有过操刀刻印章的爱好。看过一篇介绍文章《梅花知己：民国文人印章》，那石头和盖在纸上的性情，风月无边，风雅知性，真是绝妙。人在孤山，我想到清乾隆年间的画家童钰，他是绍兴人，擅长画梅作诗，有“万树梅花万首诗”和“绝笔梅花绝笔诗”之誉，是当时“越中七子”之一。鲁迅16岁，对这位同乡前辈非常敬佩，曾用小楷工工整整手抄了童钰的《二树山人写梅歌》，经常拿出来吟哦，这件手抄收藏在绍兴鲁迅纪念馆里。鲁迅有书法印章多枚，其中有一枚是在他少年时，找自家一个远房亲戚刻的，印文为“只有梅花是知己”。鲁迅还用梅花比喻：“中国真同梅树一样，看它衰老腐朽到不成个样子，一忽儿挺生一两条新梢，又回复到繁花密缀、绿叶葱茏的景象了。”梅花铁骨，正与鲁迅的“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”的精神气节，让他成为真正的猛士，在梅花的天地里，永远长存。

晚清博学大儒姚燮诗云：“忍得清寒持得瘦，一生知己是梅花”，那梅花知己，是大儒的心灵寄托，也是他心智高洁的目光境界，更是中国文人和中国文化里的幽谷风情，高山流水，风光无限！

牛屋

□ 王东昶

今冬的第一场寒潮来得真猛，一夜之间气温骤降十几度，好像一下子掉进冰窟窿。

傍晚，灰蒙蒙的天空纷纷扬扬地飘起了雪花。我停止敲打键盘，傻傻地望着窗外，想起小时候在牛屋避寒的情景。

牛屋，即拴牛的房子。

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，还基本属于“农耕时代”。耕牛是一个生产队几百口人的命根子，数百亩土地的耕种全靠十几头耕牛来完成，保护好耕牛是生产队的重中之重。因此，每到冬天，都把耕牛赶进屋里，让它们好好地休养生息，春耕时节好派上用场。

记得小时候，每年冬天都下雪，有些年份下得还特别大。大雪填满了沟壑，封住了道路，天地间白茫茫一片，成了一个粉妆玉砌的世界。

那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成群结队“左牵黄，右擎苍”，冲进白雪皑皑的田野里追兔子、逮野鸡，尽管异常寒冷，却汗流浹背，呼出的热气在发梢上凝结成一层霜。女人们把身子裹在单薄的被窝里做些像纳鞋底一类的手工活，年龄稍大的男人们大多数都钻进生产队的牛屋烤火避寒。

因为耕牛，牛头（牛的饲养员）总是用一些干牛粪和牛吃剩下来的碎草末拌在一起生成死火（无火苗），为屋内生炉增添温度。

那个年代，物质严重匮乏，缺衣少食是普遍现象，一家几口人发的布票只够做一件衣服。所买的布，一般都是“白洋布”和“大粗布”。所谓“白洋布”，是指从外国进口的白布。解放前几乎没有工业，连简单的生活用品都是从外国进口的，如洋油（煤油）、洋火（火柴）、洋钉（铁钉）等等。新中国建立后，经济建设虽然有所好转，但接着三年自然灾害，脆弱的经济遭受严重打击，致使工业无法快速发展，物质匮乏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
白洋布有两种规格：一种幅宽二尺七寸，纱精细，色亦稍白；另一种幅宽三尺四寸，纹粗色暗且有很多黑点。但人们大多数选择后者，因为同样一尺布，它面积大，实惠。所谓“大粗布”即布的纹理太粗，像今天麻袋的纹理，故俗称为“麻袋布”。在那个年代，能增加一件粗布做的衣服，也是防风御寒的幸事。

白衣服本来就不耐脏，加之没有换身的衣服，冬冬又没条件洗澡，穿不了多久就油晃晃的，像屠户的工作服。为了能耐脏，人们把白布染成蓝、草绿、灰、黑等颜色。各地小集镇上都有染坊，收手工费。有的人家连手工费都付不起，就自己动手，用青靛的汁水揉一揉，将就着穿。

那些老头（五十来岁就加入了老头的行列）大多数没有衬衣，敞肩棉袄一件。他们在火堆旁甩掉棉袄，露出光光的上身，张开双臂拥抱着火堆，边享受着火的温暖，边挠着痒痒，嘴里发出“哎呀哎呀”的声音（舒服的感觉），指甲在身上留下道道起着白屑的抓痕。

节假日，我们几个顽童也会去牛屋蹭温暖。不知是谁先出的主意，到牛槽里翻捡星星点点的豆粒，放进一个不大的铁盒子里，放在火上烤，豆粒受火的作用发出“唧唧”的响声。有时只听“砰”的一声，豆粒飞到火堆里了，大家都发出惋惜的声音；有的豆粒烤糊了也不炸，勇敢的孩子捏着滚烫的豆粒捏进嘴里，不偏不倚落在上下牙中间，咧着嘴发出“啧啧”的响声，甚至还冒出一缕缕青烟……

老头们一边烤着火，一边讲着故事。有大板书，如《岳飞传》《隋唐演义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……有民间故事，如《周发乾杀妻》《小二姐出嫁》《小白龙探母》等等，荤素都有。讲故事的人添油加醋，不时引起大家哄堂大笑。

突然传来哗啦哗啦的响声，有人喊：“牛尿尿啦！”牛头迅速端起接尿的木桶前去接应，否则牛尿满地。有时牛头不在，其他的人主动帮忙。牛拉屎大家倒不怎么紧张，因为冒着热气的气味还可以帮助屋里增加些温度。尽管气味不太好，但御寒衣服不多的人们还是挤在牛屋里，人畜共享温暖。

牛屋里的热气，使屋面上的雪慢慢地融化，特别是向阳的一面，热气向空中升腾，似烟非烟，似雾非雾。屋檐下的冰凌像锥形，一直挂到地上，整齐的一排，像冰雕，晶莹剔透，十分壮观。

时光逝去半个多世纪了，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，牛耕的时代被机械化代替，牛屋也早已被历史封存。家畜都装上了取暖器、空调，御寒的服装一套套的，再冷的冬天也不足畏惧了。

不过，每当雪花飘飞的时候，总是想起小时候牛屋避寒的情景，同时产生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……